

王翌秋,周莹.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基于 CFPS 数据对商业保险财富效应的检验[J].江苏农业科学,2020,48(21):297-304.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20.21.056

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基于 CFPS 数据对商业保险财富效应的检验

王翌秋,周莹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结合我国居民当前商业保险意识迅速增强这一特征,从家庭对商业保险持有的偏好角度讨论了挖掘我国农户家庭消费需求的途径。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和 2016 年的数据检验我国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财富效应”,结果显示,“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和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角度对商业保险的“财富效应”进行检验。另外,由于商业保险普及的差异以及家庭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预算约束差异,商业保险“财富效应”的大小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和不同地区的家庭中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农户家庭;商业保险;消费支出;预防性储蓄;财富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4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20)21-0297-08

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古代中国因缺乏稳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未形成完善的商业保险理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商业保险的发展获得了稳定的环境及条件支撑。近年来,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保费收入持续增加、保险深度及保险密度不断扩大的特征。根据瑞士再保险世界保费收入数据库公布的数据,2017 年

我国保险业的保费收入为 36581 亿元,在全球保险市场中占据的份额达到 11.07%,成为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2017 年年底我国保险深度为 4.57%,同比增长 9.86%;2017 年年底我国保险密度为 2 594 元/人,同比增长 15.75%。2009—2017 年我国保险业保险深度及密度变化趋势见表 1。

随着农户家庭保险意识的增强,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户家庭参与到保险市场中,保险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通过给家庭提供未来生活的保障,优化当前消费信贷环境,最终扩大当前有效消费^[1],继而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影响。此外,保险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

收稿日期:2020-02-25

作者简介:王翌秋(1980—),女,贵州赤水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保险、家庭金融研究。E-mail:wangyiqiu@njau.edu.cn。

通信作者:周莹,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保险研究。

E-mail:zyandywr@163.com。

[16] 庞荣丽,王书言,王瑞萍,等.重金属在土壤-葡萄体系中的富集和迁移规律[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9,35(4):515-521.

[17] 余天红,黎华寿,贺鸿志,等.施用不同预处理猪粪对菜园土壤 pH、胡敏酸含量及 Cu、Zn 活性的影响[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6,35(4):785-791.

[18] 董同喜,张涛,李洋,等.畜禽粪便有机肥中重金属在水稻土中生物有效性动态变化[J].环境科学学报,2016,36(2):621-629.

[19] 宋三多,刘汉军,刘轶豪,等.沼肥施用对成都平原稻麦轮作土壤及作物养分和重金属含量的影响[J].生态科学,2018,37(1):35-41.

[20] 王美,李书田.肥料重金属含量状况及施肥对土壤和作物重金属富集的影响[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14,20(2):466-480.

[21] 陈晓红.广州城市污泥间接农用效果研究[D].广州:华南农业大学,2016.

[22] 肖广全,温华,魏世强.三峡水库消落区土壤胶体对 Cd 在土壤中迁移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07,21(4):16-20.

[23] 王庆仁,崔岩山,董艺婷.植物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整治有效途径[J].生态学报,2001,21(2):326-331.

[24] 李静,依艳丽,李亮亮,等.几种重金属(Cd、Pb、Cu、Zn)在玉米植株不同器官中的分布特征[J].中国农学通报,2006,22(4):244-247.

[25] Shimo H, Ishimaru Y, An G, et al. Low cadmium (LCD), a novel gene related to cadmium tolerance and accumulation in rice[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17, 62(15):5727-5734.

[26] 沈天尔,施洁,胡盈盈,等.玉米对镉的转运、积累机制及其生理响应[J].中国粮油学报,2019,34(9):139-146.

表 1 2009—2017 年中国保险深度及保险密度变化情况

年份	保险深度 (%)	保险密度 (元/人)
2009	3.22	835
2010	3.55	1 083
2011	2.96	1 064
2012	2.90	1 144
2013	2.93	1 266
2014	3.18	1 479
2015	3.59	1 766
2016	4.16	2 241
2017	4.57	2 594

注:数据来源于瑞士再保险世界保费收入数据库。

生命周期家庭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本研究主要探讨商业保险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影响的地区和生命周期差异,并将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分为食品支出、非食品支出、耐用品支出和非耐用品支出,分别分析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不同种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寻找其中的差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7.28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8.0%。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为 31.86 亿元,同比增长 7.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 5.42 亿元,同比增长 9.0%。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在绝对数值上存在很大差距,但在增速上农村快于城镇。因此,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有待挖掘。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指出,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积极扩大内需,表明进一步扩大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是当务之急。在当前我国城乡消费差距明显的境况之下,着重研究农户家庭消费支出,对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优化消费结构,扩大内需是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促进居民消费,尤其是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对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非常必要。不少学者已经研究了房产、物价变动、收入等因素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3-5]。随着保险行业的深入发展,商业保险作为家庭一项重要的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容忽视,当前关于商业保险,特别是关于农户家庭商业保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从农户家庭入手,研究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商业保险作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家庭的消费支出^[6]。Friedman 指出,居民当前消费支出受到持久性收入和终身收入的影响,保险能够通过提供未来生活的保障来促进当前的消费支出^[7]。Feldstein 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替代效应是指保险作为一种替代资产会减少居民的消费支出,引致退休效应是指保险增加了居民的未来私人储蓄,从而促进消费,最终作用取决于 2 种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8]。朱铭等从社会民生视角运用高斯混合模型(GMM)证明,长期商业保险发展能够补充社会民生保障^[9]。袁成等运用 2006—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论证结果表明,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有效降低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当前预防性储蓄,从而刺激当前消费^[10]。因此,在有关商业保险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支出存在财富效应,即商业保险的存在能够促进家庭消费。

城乡居民在商业保险选择及各项消费支出上存在差别,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可取。此前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商业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本研究以我国农户家庭为对象,首先,细致地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资产现状,旨在为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提供帮助;其次,了解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及其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以期调整为调整城乡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依据;最后,在研究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时,参照王翌秋等的方法^[11],将家庭消费支出划分为食品支出、非食品支出、耐用品支出和非耐用品支出。据此本研究提出相关假说。

与城镇家庭人口结构相比,农户家庭构成更为复杂,当前农户家庭的商业保险意识初露端倪,未来将存在一个明显增强的趋势。商业保险通过给农户家庭未来某一可能的大额支出提供保障,降低居民当前的预防性储蓄。因此,本研究将从农户家庭购买商业保险角度研究其消费支出行为,从而提出研究假说 1。

假说 1a:农户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将显著影响家庭消费支出;

假说 1b: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对农户家庭消费支

出的影响存在地区及生命周期阶段差异。

本研究中涉及的商业保险包括商业医疗保险、汽车险、房屋财产保险及商业人寿保险,家庭对商业保险种类的选择会决定保费金额的多少,不同种类的商业保险给未来提供的保障程度不尽相同;商业保险支出规模越大,对未来的保障程度越高,当前的预防性储蓄则越少,似乎越能够扩大当前消费,因此猜测商业保险的支出规模会影响农户家庭当前的消费支出,从而提出研究假说 2。

假说 2a:农户家庭商业保险支出规模将显著影响家庭消费支出;

假说 2b:商业保险支出规模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地区及生命周期阶段差异。

2 模型、数据及变量

2.1 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以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为解释变量,检验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ln(\text{cosume}) = \text{con}_{it} + \alpha_1 \text{insure}_{it} + \alpha_2 \ln \text{inc}_{it} + \alpha_3 \ln w_{it} + \alpha_4 \text{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ln(\text{cosume})$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包括食品支出、非食品支出、耐用品支出及非耐用品支出,为避免极值对结果的影响,对消费支出金额取对数;关键解释变量 insure_{it} 为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二元变量,当家庭购买商业保险时取值为 1,否则取 0; $\ln \text{inc}_{it}$ 表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ln w_{it}$ 表示家庭金融产品价值及其他除商业保险之外的包括债权债务在内的财富,同样为避免极值影响,取对数; control_{it}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及家庭成员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 con_{it} 为常数项; ε_{it} 为残差, α_1 、 α_2 、 α_3 、 α_4 为系数; i 表示第 i 个受访家庭; t 作为时间维度标识,代表时间。

为研究商业保险支出规模对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设定如下模型:

$$\ln(\text{cosume}) = \text{con}_{it} + \alpha_1 \ln \text{insure scale}_{it} + \alpha_2 \ln \text{inc}_{it} + \alpha_3 \ln w_{it} + \alpha_4 \text{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ln \text{insure scale}_{it}$ 表示商业保险支出规模。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这一变量取值由问题“过去 12 个月商业性保险支出”的回答确定,为避免极值的影响同样对支出规模取对数。其他变量设定与公式(1)相同。

此外,在以上基准模型(1)(2)基础上,本研究将消费结构升级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设定模型如下:

$$\ln(\text{cosume}) = \text{con}_{it} + \alpha_1 \text{insure}_{it} + \alpha_2 \ln \text{inc}_{it} + \alpha_3 \ln w_{it} + \alpha_4 \text{upgrade}_{it} + \alpha_5 \text{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ln(\text{cosume}) = \text{con}_{it} + \alpha_1 \ln \text{insure scale}_{it} + \alpha_2 \ln \text{inc}_{it} + \alpha_3 \ln w_{it} + \alpha_4 \text{upgrade}_{it} + \alpha_5 \text{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模型中, upgrade_{it} 代表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参考周雅玲等的方法^[12],根据家庭是否拥有汽车为这一二元变量设定取值,若家庭拥有汽车,则认为家庭存在消费结构升级,取值为 1,否则为 0; α_1 、 α_2 、 α_3 、 α_4 、 α_5 为系数。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和 2016 年的数据分析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组织的,每 2 年调查 1 次,形成涵盖个体、家庭和社区 3 个层面的微观数据库;调查问卷包括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涉及全部家庭成员;调查区域覆盖了 25 个省(市、自治区);问卷内容包含每位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受教育水平、经济活动、健康状况、工作状态以及家庭成员关系、财富状况等,具有样本量大、科学性、权威性等特征。本研究主要探究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及消费支出情况,试图为挖掘农户家庭消费潜力提供科学依据,因而将样本限定为户口为农村的农户家庭。此外,本研究考虑到家庭的消费支出存在地区、生命周期阶段的异质性问题,最终保留户主年龄介于 22 周岁和 65 周岁之间的样本,最终筛选得到 2 750 户家庭,共计 5 500 个样本数据。

2.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将日常消费支出划分为食品支出和非食品支出、耐用品支出和非耐用品支出。解释变量包括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及商业保险支出规模等。具体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

根据表 2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我国农户家庭年平均消费支出约为 3.23 万元,其中食品支出约为 1.12 万元,非食品支出约为 2.11 万元;耐用品支出约为 0.15 万元,非耐用品支出约为 3.08 万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农户家庭食品支出占家庭日常消费支出比重较大,恩格尔系数较高,而耐用品支出所占比重较小,家庭多将收入用于非耐用品支出。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日常消费支出(元)	家庭在食品、农业生产、旅游、住房、交通、医疗、教育、捐款等方面的支出	32 274.77	39 121.76	20	894 500
食品支出(元)	家庭在家、外出就餐以及在饮料、零食、烟酒等方面的支出	11 248.90	10 345.13	0	144 000
耐用品支出(元)	家庭中家具、电脑、冰箱、钢琴等耐用消费品支出	1 487.33	8 843.45	0	200 000
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是 =1;否 =0	0.19	0.39	0	1
商业保险支出规模(元)	过去 12 个月的商业性保险支出金额	2 702.19	10 169.11	0	180 000
保险深度(%)	商业保险支出规模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0.25	5.34	0	1
消费结构升级	家庭是否拥有汽车,有 =1;否 =0	0.12	0.33	0	1
可支配收入(元)	家庭收入中工资、奖金、补贴及分到个人名下的红利等收入	39 557.08	45 193.05	0	1 346 000
金融产品价值(元)	家庭持有的股票、债券、国债等金融资产价值	20 096.65	52 891.22	0	1 500 000
金融净负债(元)	家庭除房贷外的各项欠款减去减去家庭对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债券	-7 318.94	47 287.80	-1140 000	300 000
住房价值(万元)	家庭当前拥有的所有房产总价值	27.84	395.24	0	20 010
户主年龄(周岁)	户主的年龄	48.58	9.63	22	65
户主婚姻状况	在婚 =1;否则 =0	0.78	0.41	0	1
户主性别	男 =1,女 =0	0.56	0.49	0	1
家庭规模(人)	家庭同灶吃饭人数	4.15	1.83	1	14
受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上 =1;否 =0	0.11	0.31	0	1
低收入组家庭	家庭年收入不足 35000 元(含) =1,否 =0	0.36	0.48	0	1
中等收入组家庭	家庭年收入不足 70000 元(含) =1,否 =0	0.35	0.47	0	1
高收入组家庭	家庭年收入高于 70000 元 =1,否 =0	0.29	0.45	0	1
年轻家庭组	户主年龄为 22 岁至 35 岁 =1,否 =0	0.11	0.31	0	1
中年家庭组	户主年龄为 36 岁至 50 岁 =1,否 =0	0.45	0.49	0	1
老年家庭组	户主年龄为 51 岁至 65 岁 =1,否 =0	0.44	0.49	0	1

关于农户家庭商业保险的决策行为,表 2 中数据显示,仅有 19% 的农户家庭有购买商业保险的行为,商业保险参与率不高,年度商业保险支出规模为 2 702.19 元,商业保险支出金额占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比重约为 25%。此外,12% 的农户家庭购买了汽车,存在消费结构升级;只有 11% 的农户家庭户主接受过高等教育;农户家庭持有的金融产品价值平均约为 2.01 万元;房产价值平均为 27.84 万元;农户家庭中男性户主多于女性户主。按照收入和户主年龄对家庭进行异质性分组之后可以看出,我国农户家庭大多为中低收入家庭,户主年龄普遍较大。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商业保险“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

根据模型(1)、(2)的设定,实证部分将从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及商业保险支出规模 2 个方面讨论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通过 Hausman 检验,该部分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细分为食品消费

支出和非食品消费支出、耐用品消费支出和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由于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之间互为对立事件,因此表 2 只列出了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家庭日常消费、食品消费、耐用品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结果。

表 3 中模型(1)反映了农户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对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对家庭的日常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存在“财富效应”,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比未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日常消费支出高出 0.30% 左右;这一作用在家庭耐用品消费支出中得到放大,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比未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在耐用品上的消费支出高出 0.81%;这一作用在食品支出中却并不显著。模型(2)反映了商业保险支出规模对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同样在日常消费和耐用品消费支出中显著,而在食品消费支出中表现为不显著,随着商业保险支出规模的增加,商业保险对未来的保障程度增加,更有利于促进当前消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归属需求、得到

尊重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需求。食物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食品支出逐渐成为家庭的一项基础消费,不再容易受到众多外来因素的影响。耐用品消费作为家庭更高

层次的消费需求,则表现为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后,给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大额资金支出提供了保障,因而会用当前持有的资金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如购买耐用消费品等。

表 3 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变量	消费弹性(%)					
	模型(1)			模型(2)		
	日常消费	食品支出	耐用品支出	日常消费	食品支出	耐用品支出
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0.302 3*** (0.041)	0.015 9 (0.051)	0.813 9*** (0.179)	—	—	—
ln(商业保险支出规模)	—	—	—	0.046 1*** (0.005)	0.001 8 (0.006)	0.101 0*** (0.024)
ln(可支配收入)	0.025 4** (0.012)	0.013 8 (0.014)	0.059 1 (0.050)	0.025 7** (0.011)	0.016 3 (0.014)	0.064 8 (0.050)
ln(金融产品价值)	-0.003 1 (0.003)	0.006 4 (0.004)	0.029 7** (0.016)	-0.003 4 (0.003)	0.006 3 (0.004)	0.028 1** (0.016)
ln(金融净负债)	-0.004 2 (0.002)	0.001 7 (0.003)	-0.029 2** (0.011)	-0.004 2 (0.002)	0.001 6 (0.003)	-0.029 1** (0.011)
ln(房产价值)	0.085 9*** (0.015)	0.041 7** (0.019)	0.071 7 (0.068)	0.083 3*** (0.015)	0.040 1** (0.019)	0.072 3 (0.068)
家庭规模	0.089 7*** (0.016)	0.084 3*** (0.020)	0.014 6 (0.070)	0.089 3*** (0.016)	0.084 5*** (0.020)	0.008 5 (0.070)
年龄	0.021 1** (0.011)	0.022 5 (0.014)	-0.125 9** (0.049)	0.021 6* (0.011)	0.022 9 (0.014)	-0.131 4*** (0.049)
婚姻	0.001 0 (0.039)	-0.072 0 (0.049)	-0.035 1 (0.172)	0.000 8 (0.039)	-0.073 9 (0.049)	-0.029 9 (0.172)
性别	-0.001 5 (0.028)	-0.063 6** (0.035)	0.128 1 (0.124)	0.001 1 (0.028)	-0.062 6** (0.035)	0.138 7 (0.125)
受教育水平	-0.018 8 (0.047)	0.016 1 (0.059)	-0.157 0 (0.208)	-0.018 3 (0.047)	0.018 4 (0.059)	-0.162 8 (0.208)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观测值	4 660	4 660	4 660	4 648	4 648	4 648

注:表格中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0.01、0.05、0.10 水平上显著,表 3 至表 6 同。由于篇幅限制,表 3 至表 6 略去部分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

此外,家庭可支配收入虽对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存在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户家庭的当前日常消费支出,但对食品消费和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农户家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并未全部用于食品支出和耐用品支出。家庭持有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价值的提升会促进农户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支出,说明家庭有了一定的资金实力才会进入风险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价值的增加会进一步提升家庭的资金实力,带来乐观预期,从而增加当前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同理,农户家庭金融净负债的增加会阻碍家庭购买耐用消费品。近

年来,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很多城镇家庭为此背上了房贷,更不用提农村居民为在城市能有一片落脚之地而背负上的巨额贷款了,因此住房价值高昂的背后也许是沉重的房贷,它挤出了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

3.2 基于扩展模型的商业保险“财富效应”检验

为使研究模型更加完善,该部分实证分析中加入消费结构升级这一控制变量,从家庭资产、人口特征、消费结构等多个维度考量商业保险的“财富效应”。扩展后模型(3)、(4)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基于扩展模型的农户家庭商业保险财富效应检验

变量	消费弹性(%)					
	模型(3)			模型(4)		
	日常消费	食品支出	耐用品支出	日常消费	食品支出	耐用品支出
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0.217 7*** (0.041)	0.014 4 (0.052)	0.605 7*** (0.183)			
ln(商业保险支出规模)				0.033 7*** (0.005)	0.001 7 (0.007)	0.067 9*** (0.024)
消费结构升级	0.4791*** (0.051)	0.008 2 (0.064)	1.188 6*** (0.226)	0.454 7*** (0.051)	0.003 6 (0.065)	1.211 8*** (0.228)
ln(家庭收入)	0.025 0** (0.011)	0.013 8 (0.014)	0.058 1 (0.049)	0.025 8** (0.011)	0.016 3 (0.014)	0.065 2 (0.050)
ln(金融产品价值)	-0.003 7 (0.003)	0.006 3 (0.004)	0.028 2* (0.016)	-0.003 9 (0.003)	0.006 2 (0.004)	0.026 8 (0.016)
ln(金融净负债)	-0.003 8 (0.002)	0.001 7 (0.003)	-0.028 4** (0.011)	-0.003 9 (0.002)	0.001 6 (0.003)	-0.028 1** (0.011)
ln(房产价值)	0.085 0*** (0.015)	0.041 6** (0.019)	0.069 4 (0.068)	0.082 8*** (0.015)	0.040 0** (0.019)	0.070 8 (0.068)
家庭规模	0.084 8*** (0.015)	0.084 2*** (0.020)	0.002 5 (0.070)	0.084 7*** (0.015)	0.084 4*** (0.020)	-0.003 6 (0.0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观测值	4 660	4 660	4 660	4 648	4 648	4 648

与模型(1)(2)的实证结果相比,在考虑了消费结构升级因素之后,扩展模型(3)、(4)的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证明农户家庭的商业保险的确会促进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即存在“财富效应”。此外,消费结构升级对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影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与不存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农户家庭相比,存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农户家庭日常消费支出高出 0.48%,表明对于具有更高消费需求的农户家庭来说,他们更愿意增加当前日常消费支出。这一促进作用在耐用品消费支出中更为显著,而在食品消费支出中不显著。

3.3 考虑家庭异质性情况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考虑到不同地区商业保险普及的差异,以及家庭不同生命周期消费约束的差异,该部分按照地区和家庭不同生命周期进行分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参考以往研究,按照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3 个地区样本。此外,按照户主年龄将样本家庭分为年轻、中年和老年家庭,其中户主年龄为 22~35 周岁的为年轻家庭,户主年龄为 36~50 周岁的为中年家庭,户主年龄在 51~65 周岁之间的则

为老年家庭。异质性分析的具体结果见表 5、表 6。

不同地区农户家庭和不同生命周期农户家庭商业保险“财富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与模型(1)、(2)基本一致,进一步佐证了模型(1)(2)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观察不同地区农户家庭的商业保险“财富效应”情况,并进行似无相关检验,结果(表 5)表明,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以及商业保险支出规模的增加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均有促进作用,且彼此之间的差距不大。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对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农户家庭的消费需求更为旺盛,受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弱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家庭。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家庭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时,所面临的资金约束是不同的。这一观点在表 6 的实证结果中得到体现。观察系数并进行似无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对中、老年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主要是由于年轻家庭的生命周期还很长,用于工作以获得报酬的时间相对较多,保障意识还不是很强,更注重当下生活的消费,所

表 5 不同地区农户家庭商业保险财富效应的检验

变量	日常消费弹性(%)					
	模型(3)			模型(4)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0.200 1 *** (0.067)	0.231 9 *** (0.077)	0.221 9 *** (0.072)			
ln(商业保险支出规模)				0.027 0 *** (0.009)	0.032 7 *** (0.009)	0.040 3 *** (0.010)
消费结构升级	0.457 8 *** (0.084)	0.525 2 *** (0.094)	0.461 7 *** (0.088)	0.435 6 *** (0.085)	0.505 9 *** (0.095)	0.427 6 *** (0.089)
家庭规模	0.064 5 ** (0.027)	0.105 4 *** (0.028)	0.079 0 *** (0.027)	0.064 6 ** (0.027)	0.107 4 *** (0.028)	0.077 7 *** (0.0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观测值	1 590	1 258	1 812	1 590	1 258	1 812

表 6 不同生命周期家庭商业保险财富效应的检验

变量	日常消费弹性(%)					
	模型(3)			模型(4)		
	年轻家庭	中年家庭	老年家庭	年轻家庭	中年家庭	老年家庭
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0.333 1 ** (0.132)	0.165 1 *** (0.061)	0.231 9 *** (0.074)			
ln(商业保险支出规模)				0.055 3 *** (0.017)	0.028 9 *** (0.008)	0.029 1 *** (0.010)
消费结构升级	0.378 8 ** (0.154)	0.507 3 *** (0.077)	0.420 4 *** (0.090)	0.330 2 ** (0.154)	0.484 1 *** (0.078)	0.404 7 *** (0.091)
家庭规模	0.062 4 (0.066)	0.030 7 (0.031)	0.130 7 *** (0.022)	0.062 3 (0.066)	0.031 1 (0.031)	0.129 9 *** (0.02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观测值	488	2 114	2 058	488	2 114	2 058

以年轻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受商业保险及消费结构升级因素的促进作用较小。老年家庭则更多地通过考虑家庭人口规模情况来决定家庭的日常消费,这也许是因为老年家庭的消费投资行为更为保守,通常根据家庭人口规模规划消费,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消费欲望。基准模型(1)、(2)及扩展模型(3)、(4)和一系列分组实证研究结果强有力地佐证了农户家庭商业保险决策行为确实会促进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行为,表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具有可靠性。

5 结论

已有研究大多从商业人寿保险和商业医疗、健康保险等具体某一种商业保险种类的角度解释它

们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将商业医疗保险、汽车险、房屋财产保险及商业人寿保险纳入考虑范围,并将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细分为食品支出和非食品支出、耐用品支出和非耐用品支出,分别讨论了农户家庭商业保险的“财富效应”。本研究认为,尽管商业保险的购买及支出规模的增加会促进农户家庭的日常消费,但这种促进作用并非在所有类别的消费支出中显著,商业保险的购买与支出规模的增加对食品消费并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能显著促进家电、钢琴等高档消费品的支出。将消费结构升级因素纳入考虑后,本研究认为,存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农户家庭具有更强的消费欲望。将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家庭和年轻、中年、老年家庭后,结

果表明,中西部家庭及年轻家庭的商业保险“财富效应”更为显著。

本研究着眼于农户家庭的消费支出情况,力求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为积极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供理论支撑。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有待挖掘。对此,本研究主要提供以下政策启示:(1)购买商业保险更有利于刺激农户家庭的日常消费,因此,发挥保险风险管理这一核心作用,创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缓解家庭面临的未来大额资金支出压力及资金损失风险,有利于减少家庭当前针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所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当前消费。(2)我国现阶段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有待挖掘,着重体现在对养老保健、医疗卫生、住房汽车等的需求上,因此,保险公司应当重点发展一些新型品种,如商业养老保险中的投资连结保险,该保险与不同投资产品的收益挂钩,并设置了不同风险类型的账户,具有不设保底收益、保险公司只收取账户管理费、盈亏由客户自负的特点;商业医疗保险中的专项医疗保险,患者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列明能够获得保障的疾病,当患者被医院诊断为患有合同中列明的疾病时,保险公司需给付患者治疗及护理费用;责任保险中的产品责任保险,因产品本身的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失时,保险公司对该产品给消费者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这些保险种类针对的问题与当前经济重点发展领域息息相关,重点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相适应的保险种类,能够给社会保障提供重要支撑,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3)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目前我国仍有一大部分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生存,农业生产有其脆弱性,商业保险下乡有助于转移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从而促进消费。同时,商业保险下乡应致力于开发满足农业生产及农

村生活所需要的产品,也有助于保险公司拓展业务。(4)政府要加强引导,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教育,以增强农村居民的保险意识,例如,开展保险知识普及讲座,成立保险教育培训机构以培养专业的保险人才等。如此,通过政府、保险公司及居民个人 3 方的共同发力,即能够促进保险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刺激居民当前消费。

参考文献:

- [1] 赵进文,邢天才,熊磊. 我国保险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J]. 经济研究,2010,45(增刊1):39-50.
- [2] 肖忠意,李思明.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2):56-63,71.
- [3] 毛瑞华,赵伟. 四川省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空间差异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0(6):188-192.
- [4] 雷钦礼. 物价变动、家庭支出结构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 财贸经济,2013(5):105-113,84.
- [5] 方齐云,胡飞. 城市房价与家庭消费支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4):33-42.
- [6] 易行健,周聪,来特,等. 商业医疗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 CHFS 数据的证据[J]. 经济科学,2019(5):104-116.
- [7]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 [8] Feldstein M. Social security and savings: new time series evidence[J]. National Tax Journal,1996,49(2):151-163.
- [9] 朱铭来,李涛. 商业保险对居民刚性消费的影响基于社会民生视角的实证研究[J]. 保险研究,2017(1):27-36.
- [10] 袁成,刘舒亭.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增长会刺激居民消费吗?——基于 2006—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3):69-77,147.
- [11] 王翌秋,管宁宁. 住房信贷会削弱“财富效应”吗?——基于 CFPS 数据对房产财富效应的再检验[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3):94-104,159-160.
- [12] 周雅玲,肖忠意,于文超. 通货膨胀、自有住房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J]. 中国经济问题,2017(3):50-63.